

耳边响起吆喝声

□陈喜明

“谁磨剪子,谁戥菜刀!”喊声很大,打破了小区晌午的安静。

我好奇地向楼下看,一个60来岁的汉子开着一辆电动三轮在院里转,车斗里摆着板凳和工具箱,喊声从扩音喇叭里飘出来。

多么啰嗦,直白,还不是从嘴里出来,让人从耳朵到心里感觉不舒服,老辈子可不这样。

过去,做买卖的来了都有很鲜明的响动。有的吆喝就凭一张嗓子,有的行当不吆喝,用特殊的家伙什,比如刨笊帚的用的是一挂铁片,我们叫铁帘。铁片串成一排,固定在一个木把上,手拿木把,一抖动,铁片撞击发出“嗒啦啦——嗒啦啦——”的声音。听到这个声音,人们就知道刨笊帚的来了。

卖香油的敲梆子。一块半尺来宽的实木,里面横着掏空,安在一个木把上。用木槌敲击,梆子发出浑厚清晰的声音,让人想起庙里的木鱼,少了几分空灵,多了几分憨实。

染布的用拨浪鼓。一个烧饼大的小鼓,两边拴着牛皮疙瘩,小鼓上安着长木柄。染布的人肩上背着档码子,走几步摇几下:嗷咚咚!嗷咚咚!

卖洋糖的推着木轮车,车上是个铁丝笼子,里面摆放着麻糖、模子、砸炮、滴滴筋、泥公鸡,还有蜡油

做的小金鱼等吃的、玩的,铜糖锣挂在车把上。小推车停在街口,买糖的摘下糖锣敲起来。当然,不像耍猴的敲得急促,而是不紧不慢地一下是一下,“啜——啜——啜——”不一会儿,糖车周围就围了一圈孩子。

剩下的就是吆喝了。

春天,青黄不接的时候,街上会响起卖小菜的吆喝声。“韭菜花——香菜哟——”“辣椒——香菜哟——”声音高亢悠扬,和着韭菜花、腌蒜、腌辣椒浓郁的清香在黄昏的空气中萦绕。

初夏时节,卖小鸡的来了,自行车上驮着扁圆的大竹篾筐。吆喝声里乡音浓重,拐弯抹角:“卖小——鸡儿哟——”“小”念成一声,拖长,“鸡”念二声且儿化。

卖冰棍的是一个30来岁的男子,推着一辆水管自行车在街上走。车子后衣架的外侧挂着铁笼子,长方形的铁笼子里放着长方形的箱子,箱子外面裹着棉被。男子走几步就冲着炎热的空气喊一声:“甜——冰棍儿!”细声细气,吐字清楚。冰的冰棍二分钱一根。

夏天天气热,人们爱吃冷汤(凉面)。凉面有黑油凉面和锅里挑。锅里挑就是打卤面,面条过了凉水,浇上卤——鸡蛋西红柿、炸酱,或是白

酱黄瓜丝。白酱就是芝麻酱,卖香油的改卖白酱,不用梆子,直接吆喝:“打——白酱——嘞!”“打”和“酱”俩字的音拉得很长。

秋后冬闲的时候,人们开始纺线织布。弹轧棉花的推着独轮车来了:“弹轧棉呼(花)——哟!”棉花念成棉呼。

有一种行当又吆喝又敲锣,就是铜盆铜碗的,车把上挂着一面烧饼大的小铜锣。铜锣摇晃,发出纤细清脆的响声。伴着响声,师傅吆喝:“铜盆铜碗哦——”

这些奇特的响声和吆喝声像一曲曲小调,或高亢,或婉转,飘来荡去,连绵起伏,使清淡的日子变得温润香甜,回味无穷。

时代变迁,这些行当连同那些声响消失了,磨剪子戥菜刀的吆喝也多年没有听到了。剪子不快了,菜刀钝了,只好自己磨磨,凑合了。

“谁磨剪子,谁戥菜刀!”生硬的喊声像一簇簇麦芒刺得人心烦。

我从床上跃起,推开纱窗,冲下面喊:“老师傅,别喊了,还是吆喝吧。”说完,我进厨房拿起菜刀,往外走,边下楼边喊:“磨剪子嘞——!戥——菜——刀——!”

“菜”念成上声,婉转而又悠扬,像一支歌。

推碾子

□赵同胜

我们小时候除了学习还要干活,打猪草、拾粪、搂柴火等等,但凡小孩子能干的,大人是不会让手闲的,按照我娘的说法:打小手不闲,长大才不懒。我虽说不上有多勤快,但干活从不偷奸耍滑。不过也有例外,那就是推碾子。

一家人的吃饭跟推碾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,不然,整粒的粮食变不成面,一日三餐就无从谈起。因此,推碾子就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其实村里有一间磨坊,电闸一合,立等可取。可我娘舍不得那点加工费,她宁可让孩子们像毛驴一样围着碾盘转圈,也不肯把粮食送进磨坊。这是苦日子里娘的选择,这也正应和了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:吃不穷,穿不穷,算计不到就受穷。

村里的碾子星罗棋布,大概一两百米就有一盘。碾子的构造并不复杂,主要由碾盘、碾砣、碾框和碾棍组成。碾盘和碾砣为石头材质,碾盘厚约尺余,直径大概两米多,扁状圆柱体,平放在用石头砌成的三个石碓上,颇为稳固。碾砣似碌碡,但比碌碡要粗壮,直径有两尺多,被碾框固定后,借助人的推力,在碾棍的作用下可与碾盘形成“石打石”的效果。人在碾道里行走,推动着碾砣,一圈又一圈,循环往复,颗粒状的粮食渐渐被碾成粉末,过箩后装袋即可。整个推碾子的过程并不复杂,就是需要付出时间,往往周日的整个上午或下午我都是在碾道里度过的。

与其他活儿相比,推碾子并不是最累的。我之所以对其持抵触情绪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,每次推碾子我都会头晕、恶心,难受得要命。当时不知是咋回事,后来我分析,应该和晕车的感觉差不多。

姐姐大我三岁,十三四岁已经很显个儿了,跟个大人似的,几乎高出我一头,她也当仁不让地成了推碾子的主力。而我由于头晕作祟,时常扶着碾棍装模作样,并不真用力。刚开始时还能瞒过姐姐,但当她感到碾子越来越沉时才发现了个中蹊跷,没好气地冲我就是一通数落。我越听越烦,非但不用力,还坠在碾棍上荡起了“秋千”,造成碾砣彻底停滞,气得姐姐抄起笊帚疙瘩就要揍我。我见势不妙,围着碾道就跑,十几圈下来,姐姐累得呼呼带喘,也没能追上我,气得她蹲在地上哇哇大哭,娘知道后狠狠揍了我一顿。

推碾子推得最多的是小麦、玉米、红薯片之类的粮食作物,但也有比较特别的东西,记忆最深的就是“砸片子”。红薯面窝头煮熟之后趁热到碾子上去砸,碾成片状,回家切成条,用蒜汁拌着吃,是一道很有创意的民间美食。尽管我不爱推碾子,但对“砸片子”却情有独钟。砸之前先用麸糠一类的东西把碾子守一守,意在去除上面的脏东西。待窝头出锅,趁热用屉布盖严,一路小跑到碾子处,只需转上三两圈即可大功告成。许是被美食诱惑,加之此等推碾子属于“短平快”项目,我反倒乐意为之。

眼下,碾子已成为历史的遗存,村里难觅其踪。有时在景区看到石碾,我禁不住手痒会推上几圈,以期找回小时候的感觉,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

故乡的树

□闫振声

我的故乡在华北平原的农村,故乡的人们对树格外喜爱。我的长辈们称树为“树儿”,把树当作自己的儿女、未来的希望及依靠。缘由是他们以种地为生,农作物产量低,不能满足生活需求,而树木却很宝贵,除自家使用还能卖钱。正是那些极平凡的树,曾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帮乡亲们渡过了一道道难关。

树在人们心目中形象极佳:品德高洁,挺拔坚强,根深叶茂,奋发向上,耐得住严寒酷暑,经得起狂风暴雨……人们用这些词语评定树、赞扬树。不但如此,许多人给娃娃起名还绞尽脑汁带个“树”字,尤其是男孩子,希望他像树一样茁壮成长,成人成才。

故乡的树之所以宝贵,主要因为其用途非常广泛。那时候,人们盖房需要木材,大小农具制作需要木材,家具更是如此,就连炊具、厨具大部分也是木质的。人去世了还要打口棺材,而且是大木料的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一棵直径16—18厘米的榆树能卖12到15块钱,相当于一个工人半月的工资,所以家里有几棵成材的大树算是不小的财富。那时我们村只种果树和用材类树,不种观赏类树。杨柳榆槐、梨桃枣杏很普遍,适宜生长。果树不多,结了果多是自家吃,而木材类树很多,所以人们说的“树儿”主要指木材类树,又以榆树为主。

乡亲们说榆树浑身都是宝。榆树木质好,既坚硬又柔韧,纹理美

观,无论做家具还是做房屋的椽子、檩、椽、门窗,都属上乘材料。况且榆树皮黏性强,用碾子轧成面是做食物不可或缺的“黏合剂”。山药面、高粱面压馅饅需要它,烙饼需要它,糠和菜做馍也需要它。用玉米糝和野菜熬粥,粥太稀,清汤寡水不好喝,放一撮榆皮面就变得黏稠可口了。民间小作坊制香也要榆皮面。榆叶和榆钱“蒸苦累”是家乡一带的特色美食。

榆树还有一个优点——适应性强,成活率高,耐旱耐涝,生长快,土质和环境好赖对其影响不大。

我父母都喜欢树。父亲说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。现在种上一棵小树,长十二三年就成材了,得济了。”母亲也常说:“有根儿的多栽,有嘴儿的少养。”我小时候,我家院里院外20多棵树,除了两棵桃树,其余都是榆树。我家几乎年年种树,每次多时三五棵,少时只有一棵,都是补栽。因为生活困难,刚够檩木的树去年冬天卖了,救了急,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几年。

做檩木的榆树取材时都是刨,很少齐着地皮锯。因为刨可以增加长度,而且根部粗壮结实。刨树多在秋末和冬天,此时叶子已经落尽,树的津液回归树干,木质坚硬,韧性强。天暖时伐的树营养分散,主杆虚空脆软,被消称为“热粘皮”,价格便宜,而且不好卖。

农历二月中旬之后至清明前是种树的最佳时节。一人多高,像镰刀

把那么粗的树苗一棵3到5角钱。乡亲们种树还特别注意土的松软及纯粹,树坑里的回填土先用锹拍打一番再用手抓挠,使它更加粉碎,同时拣出土里的砖头瓦砾。如果在碱性大的地方种树,就把土换成自留园里的壤土。他们这样认为:“小树怕盐碱,尤其是倒栽,不好活。换了土,等根须壮了就不怕了。”

村民们对树的管理保养做得也很到位。刚种的小树为防鸡刨猪闹、小孩子们摇晃,砍些棘针(酸枣枝)绑在树干上。发现有的小树倾斜了,就拴根绳子把它拉直。有的大树被虫蛀了,就爬上去往蛀眼里灌药。至于剪枝去杈更是常做的事情,长辈们说:“人和树一样,不修理不成材。”

故乡的树笔直茁壮,枝繁叶茂,成材早,每一棵都深深根植在我的心田,令我常忆常新。



插图 四月